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一輯

少年中國學會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說明

「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一輯，原為少年中國學會叢書之一，於民國十四年三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銷行甚廣，風靡一時。嗣於民國十九年二月，以「宣傳國家主義」橫遭通令查禁，遂成絕版。茲特加景印，以示真理是非，久而益顯，非徒恃政治壓力所能統一思想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

沈雲龍識於台北行都

國家主義論文集第一集

本集凡得論文十七篇，散見於醒獅少年中國，中華教育界，新聞報，教育叢刊，新教育六種出版物，爲吾人年來鼓吹國家主義的文字之一部分。

吾人感於國內割據之形勢已成，外來之侵略方興未艾，而異說紛起，國民思想久已失其重心，非以國家主義齊一國人之心志，將無以挽此危局。

抑吾人非爲言論而言論，蓋將本此原則以應用於各種實際問題；而排去國際主義世界主義種種浮說，一以國家主義之精神貫徹今後之教育宗旨，尤爲吾人所願首先致力者。

世變方劇，自救之機會無多，邦人君子，倘有爲同聲之應者乎？是固吾人所祝禱者也。

十四，三，編者。

醒獅歌

曾琦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試唱醒獅歌。亞洲大陸有一物，龐然高臥嵩山阿，當其醒時，百獸王，虎豹熊羆莫敢當。如今酣睡昏沉去，狐鼠蟻穢戲其旁！歐風美雨向東來，亞洲門戶忽然開，排山倒海聲怒壯，棟折榱崩事可哀。此物驚醒自徘徊，一聲長嘯震山隈，黃毛倒豎千羊駝，黑眼圓睜萬馬奔，封豕長蛇齊斂跡，城狐社鼠自亡魂。嗟哉此物一何雄！以擬漢族將毋同？惟我黃帝昔開國，南征北伐有雄風。子孫不肖頻失地，未免無顏對祖宗。睡獅之說有由來，昨日亡遼今割台，昏然罔覺似心死，坐見侏儒長蓬萊。徐福之後竟忘本，凡有血氣誰能忍？報仇雪恥衆志同，世入齊說睡獅醒。睡獅醒兮百獸驚，醒獅睡兮萬類鳴，欲把睡獅齊喚醒，且聽厄山木鐸聲。

國家主義論文集目錄

一、釋國家主義……………李璜

二、國家主義正名……………李璜

三、國家主義之今昔觀……………陳逸凡講 吳俊升記

四、國家主義與中國前途……………陳啟天

五、國家主義答客難……………李璜

(一)答無政府主義者

(二)答共產主義者

六、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曾愚公

七、推論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靈光

八、醒獅運動發端……………陳啟天

九、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釋義……………曾琦

十、中國的國家抵抗及其步驟……………靈光

- 十一、教育建國論發微……………余家菊
- 十二、中國教育宗旨問題……………陳啟天
- 十三、國家主義的教育之進展及其評論……………吳俊升
- 十四、再譚國家主義的教育……………李璜
- 十五、國家主義與教育……………陳啟天
- 十六、國家教育政策發端……………陳啟天
- 十七、國家主義與國民教育的改造……………陳啟天

國家主義論文集

釋國家主義

李璜

(一) 國家主義的真意義

請先言國家 (La nation)。國家是甚麼？一定的人民，占有一定的土地，保有一定的主權；而此人民本其自愛的心情和其生活的條件，此土地也，不容人侵奪，此主權也，不容人干犯；有前人時時締造的艱難，即有後人世世保守的責任，有一種特殊文化的胎留，即有一種相當感情的回顧；因而國家不獨有其實質，又復具有其靈魂。

中國人有這樣的國家觀念沒有呢？曰有。就常識言之，中國人如果沒有這樣的國家觀念，又何必反對歐美人來在中國開發富源？同是世界的土地，讓世界上的人來開發，又有甚麼不好，而中國人無論何黨何派，必一致起而反抗之，可見中國人未嘗不知有國家。

然則中國人便能說都有了國家主義 (Le nationalisme) 嗎？曰未能。主義者有一定明瞭的意識，不徒恃盲目刺激的感情。社會學家曾在社會的趨向上面分出兩種狀態：一種是含混的狀態 (État flou) 一種是意識的狀態 (État conscient)。在含混的狀態之下，趨向雖似乎一致，然而彼此善惡的判斷既不一樣的明確，彼此所據的對象便有遠近之差，彼此所具的分兩便有輕重之別，因而說法便多端，感情便散漫，而動作起來便減却了多少的力量。所以主張國家主義的人便是要將這種含混狀態的國家觀念，加以明確的解釋，誘進之使為意

識狀態的。

本來一種對於社會上的主張都是根於這種含混的社會心情，這種社會心情，又本乎這個社會的歷史，換言之，即其自身的組織與其所處的境地。因此一種主義并不是少數人可以不問社會情形，隨意杜撰，隨意移植的。歷史不同，境地兩樣，心情便異。徒有主張，不能共喻，不能相生，便不能同往。譬如在從前中國還不知有外國，而以國爲天下的時候，便來提倡國家主義，或是今日中國還沒有大實業而未成資本制度的時候，便來提倡集產主義，都是一樣的違反了這個不可抗的事理。主張國家主義的中國人也無非是認定在社會的進化程途中間，此時具有這樣的組織，處在這樣境地的中國有國家主義的要求與必要，因又從而長養之罷了。這種主張是應乎時勢而生，是一點不用勉強手段的。

然則國家主義的要求是些甚麼？我們上面說過國家主義并不是少數人的杜撰，則其產生與其意義，自有他的事實的根據和歷史的背景。諸略述之。

原來國家的存在雖已是很早的事，而國家主義的發生不過近百餘年的事。這是因爲拿破崙要想征服世界，已經將許多國家用兵力壓制在他的威權之下。於是被壓迫的國家便由於這種境地生出「國性」(Nationalism)的問題。受拿破崙之威迫最甚者爲德意志與西班牙，於是德意志與西班牙對於這個「國性」的要求也最烈。於是一「國性」的學理便一時流行於政治界，全歐各國家隨着這個學理而有趨於改造的現象。「國性」乃是國家的人格，每個國家從其靜的 (static) 組織成分而言，有其種族之不同，地理之不同；

自其動的 (Dynamique) 組織成分而言有其文化之特殊，信仰之特殊。於是每個國家所有的國民其生活的志願便不能盡同於其他一個國家的國民。本着這個特殊的生活志願，便發現特殊的生活狀態。因此由內而外，皆認識得一個羣體的自我 (Le moi collectif)；這便是國家人格的構成與表現。每個國民在性情與行為上皆具有其國的國格。我們偶一接觸英、法、德、日等國人，便分別出他們各國的人性情不同，思想兩樣。我們可以一指出他們不同的特點來。這些特點便是國民的樣範，(Les types nationaux)。法國國民有法國國民的樣範，英國國民有英國國民的樣範；未有一國國民的人格不表現出他的特別的樣範。明白言之，這種每個國民人格的放大便是國家的人格，這種國家人格的縮小便是每個國民的人格。所以國家人格受了損失的時候，國民人格便立刻感覺得受了損失。全靠這小己與大眾的情感意志相黏着，相影響之力，便成功國家的意識 (La conscience nationale) 和國民的靈魂 (l'âme d'un peuple)。

國性問題及其學理便基於這個國家意識和國民靈魂。在拿破崙威力最盛時代，在被壓迫的國家裏，大事活動起來，對內喚起國民的精神，對外要求民族的獨立，拿破崙雖披雷霆萬鈞之力，而終莫可如何。但是這個國家意識，國性問題的顯著，一半雖由於拿破崙壓迫，一半還與當時文化的程度與交通的發達有關係，然後方才真正認識了彼此之不能苟同，彼此之不能受制。拿破崙對於這一點最看得清楚：『文化愈進步，社會意識愈明瞭，由回想的生活而方了然於彼此權界之義。個人與個人，社會與社會間方顯出了自由的人格。野蠻人是隨乎習性的生活，只知服從強力，施用壓力，而不知主張其相當的權利的。』(見法國社會學年報第四卷第一四一頁)

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諸文明國家既已有了明瞭的國家的這個社會生活，而交通發達，一國內的人接觸頻繁，而與他國人接觸亦頻繁，因此此十分認識了本國人，更漸漸認識了別國人。於是黑格爾所謂的一國國民共有的「志願的統系」(Le système de volonté)便自然發生。這種「志願的統系」既成了一國國民的「智識的本體」(l'essence intelligible)所以萬萬受不得外國的無理壓迫，而要全國共起，以謀抵抗。因為有了這回抵抗，志願愈堅，團結愈緊。因此拿破侖之壓迫便恰恰足以助成國性的伸張，民族的獨立。隨着拿破侖之敗，「國性」的要求便在歷史事實上大大發展起來。最著名的如一八一五年日爾曼聯邦之成立，一八二七年希臘由各國承認而獨立，一八五六年加富爾之再造意大利，一八六三年鱈刀黨之要求新波蘭，皆本這個「國性」的主張。既然這種主張深合乎事理民情，而又有了德意等國的大成功，於是國家主義的思潮便勢不可遏，傳遍全歐。被壓迫的弱小民族都隨之而起。十九世紀中間，以國家主義相號召相集合的政黨，便不斷的成立於各弱小國家中。愛爾蘭國家主義黨專以之對英倫而要求獨立，捷克國家主義黨專以之對奧國而要求獨立，波蘭國家主義黨專設於全歐而為獨立的運動，土耳其青年黨也同此意義。——這四個國家主義的政黨在今大大戰後都成了功波蘭、捷克、土耳其均已復國獨立，愛爾蘭雖未能完全獨立，但已得着相當的自由，不過愛爾蘭國家主義黨不能滿意，而尚在極力運動中。

法國在一八七〇年大敗於普魯士，受了城下之盟，於是國家主義的思潮便也張大起來。一起首便由他們教育家出來主張以國家為前提的教育方針，風行全國。後來因為得來非事件 (l'affaire Dreyfus) 發現了有

人賣國，於是便成立了一個國家主義的政黨，出來專反對外國人在法國國內的勢力，而尤其注意於猶太人的行爲。後來雖發現得來非賣國事件不確，而此黨仍舊成立，以至於一九一四年，歐戰開了的時候，便由此黨出來主張，不分黨派，一致對德，於是有右黨的以國家爲前提的聯合（*Blo national*）與共和派以國家爲前提的合作（*Carter nationale démocratique*）其宣言均以一致反抗德兵侵凌與保障法國領土主權爲言。

戰後德國因受凡爾賽條約之壓迫及英法兵之久占其領土，感受痛苦甚深，於是以國家主義相號召的政黨復盛於其國中，但分兩派：一派以舊日軍官爲首領，力主報仇雪恥，法人呼之爲急進國家主義黨（*Parti ultra-nationaliste*）；一派以文學者及政治家爲首領，以抵抗外力，重興德國爲務，這後一黨要算是現在德國政治界最占勢力的了。

國家主義的發生及其政黨的成立略如上述，本着這些歷史的事實和國家主義者共有的要求，而國家主義的定義遂如下式的發現於辭典字典中：

國家主義乃是對於其所屬的國家而特有的一定的志願（*La préférence déterminée pour ce qui est propre à la nation à laquelle elle appartient*）。

國家主義乃是被壓迫的國性的政治上的要求（*la revendications politiques des nationalités opprimées*）
國家主義乃是疾視一切所有不以國家的舊信仰爲根本的學說（*Qui considère comme mauvaise toute doctrine dont le fondement n'est pas la tradition nationale*）

國家主義乃是反乎國際主義而言 (ils' oppose à l'internationalisme) —— (以上定義皆見法國辭典 Nouvelle Larousse 與 Larousse universel 中)

國家主義乃是一國國民對於其國所特有的一定志願，國家主義乃是被壓的國性的政治要求，此二要義已經在前而略為解釋。至於國家主義何以疾視一切不以國家舊信仰為根本的學說？何以反乎國際主義而言？下節當釋之甚詳。我們還願再在這里對於「國性」問題繼續說幾句話，因為集產主義的馬克斯和恩格爾斯本他們的經濟史觀，無政府主義的蒲魯東和克魯包特金本他們的調劑生產力的說法，都在在否認這個「國性」的存在，我們不能不將他們的說法略為評判一下，以便兩相對照更表現國家主義的真意義。

我們知道馬克斯和恩格爾斯專是從經濟方面着眼來解釋社會現象的。他很足以表示出他們的意思的兩個字，就是社會的信仰，組織法制等均是一空虛的間架，(superstructure)，惟有經濟纔是「實在的間架」(infrastructure)，也是從生產力 (forces productives) 來的，這個力又是從平民階級來的，因此他們只見着階級的利益纔是真的，國的利益乃是假的。主張和實行國家主義，無非是某一階級欲藉此說以掩護他那個階級的利益罷！譬如馬克斯解釋德國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七十年的建國運動，便完全以為這是德國資本階級主張他的階級利益的運動。他以為其所謂「國性」乃是一種「階級的國性」(Nationalité de classe)，這種資本階級的國性的要求，是平民階級對之不能生出感情，而所不願意參加的。(大意見 Charles Andler's Commentaire du Manifeste communiste T. 69)

蒲魯東雖然主張無政府主義，而馬克斯異其旗幟，但他也是特別注重經濟生產力。他在戰爭與和平一書中認國性的成立在在足以蹂躪生產力，妨害生產力，他要把這個國的範圍除去，然後纔能得世界經濟生產力的平均。因此他在書中特別加上一章，叫作「反對國性的原理」(Contre le principe des nationalités)。他爲擁護他那個超國界的生產力平均的說法，他簡直承認維也納條約宰割弱小都是對的，因爲足以平均一部分生產力。他甚至說波蘭既已表現無能力再生活下去，便該當讓別人來開發以平均生產力，不該當再要求獨立生活了。(見原書 1:330-374)

克魯泡特金要比蒲魯東的主張溫和一些。他在一個反抗者的話 (Les Paroles d'un révolté) 上而說明國與國單純由經濟使然。普法之戰便是柏林銀市與巴黎銀市的戰爭。照他的意思，只要這個國與國的經濟糾爭一旦解除，則國與國便不會再有戰爭。於是也就無分國與國的界限的必要。

馬克思與蒲魯東，他們倆對於取消「國性」的目的雖各有不同，但是他們倆皆純從經濟方面着眼却是一樣的。我們一到眼，便可以覺着他們以經濟史觀，唯物觀念來解釋國性，否認國性的說法過於簡單。所以他們的結論便都自然而然的走到偏激的地步：一個說國性是資本階級的，平民對之不會生出什麼感情，而且是他不該需要的。一個說國性原理根本不能成立而且有害，因此波蘭便不該當再要求獨立了。天下事那有這樣簡單的道理！最可怪者馬克斯蒲魯東都是根本主張自由與正誼的人。個人的自由正誼，階級的自由正誼便千萬萬真，一個人與階級受了壓迫與侵凌便能生出一「不平則鳴」的情度，而一個國家受了壓迫與侵凌，便不能生出

要求獨立的情感，這未免有些不合邏輯的道理！因此關於「反對愛國情感」一義，就是馬克斯的門徒也覺不能始終主張。意大利一個信奉馬克斯學說的健者拉卜里約拉（Labriola）便在他那本論加爾倫馬克斯書中指出：一國家要求獨立的需要與一階級要求獨立的需要是根於一樣的情感的。他書中最明瞭的話是：如果反對愛國情感這一派（Antipatriotisme）一定要堅持到底，引中到頭，他會一直的自家弄得否認了他本意所欲培養的「階級戰爭」，因為階級獨立的需要，其自身也是基於一種情感的事實。如果誰覺得國家要求獨立這種情感不合邏輯，那嗎便該當覺得階級的要求獨立這種情感也一樣的不合邏輯。（見原書法文譯本，P. 211）

況且我們前面曾經說過國家所以能够成立的要素不獨在經濟所需的實質，特別在歷史所付的靈魂。德謨斯持（De Motu）說得好：一個民族的「國性」的成立是基於他的過去的回憶；這種回憶並且是全民族無分階級，都一樣具有的。所以一遇外界刺激便同時一齊感覺得不安：一個國家被了侵凌而全國國民都要起來抵抗，便全靠這個共同回憶而發的情感，絕不是只靠利益的觀念。不然，何以馬克斯本人平時只知有階級利益，不知有國家利益，而到了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要開的時候，當時德國國內空氣特別緊張，他這些輕視情感的人也動了感情，發出第一個宣言，承認「德國有自衛之權，因為他被人侵犯了。」戰爭開了，空氣平靜一點，馬克斯才變了論調，發出第二個宣言，勸兩國平民要停止戰爭。但是完全不生效力，德國工人既不斷的打着馬克斯所謂「自衛」的旗子上前敵去，而法國「巴黎工人國際聯合會」也都到前線去打衝鋒去了！（詳見C.

Guyau *Le Message des section françaises de l'Internationale après Sedan* 克斯兩個宣言文見 Charles Longuet 譯本 *La Commune de Paris* 中

馬克斯這個失敗，不但足以證明國性的學理不單是爲的經濟利益，而且足以見得平民不只有爭麵包的問題，不然，爲什麼在巴黎工人國際聯合會爲主任幹事平日那樣主張得起勁，——馬克斯很誇獎他們，——而德兵一入法境他們便忍不住的要去效死呢？這就是因爲工人對於國家是一樣的有共同的回憶：無論何人，他的人格絕不只受經濟生活的支配，他有社會的生活，精神的生活，感情的生活。則一國亡了，豈能說那一國內的平民便無所損失嗎？至少他們精神上，感情上之不安與其他階級的國民是一樣的。

國家主義的真意既不只是建立在經濟上，則純從經濟方面着眼絕不足以說明國性，純從精神方面下手，絕不足以破壞國性，此所以共產主義自馬克斯以來日日欲將他們的一階級戰爭，做到超國家的地位而至今未能！

(二) 國家主義的真精神

我於前篇已略說過，國家主義乃是基於一國國民所共有的志願，則國家主義的精神所存，已略可見。茲篇題進而細細的闡明此特有的精神：

唯物史觀的集產主義以爲社會只受經濟條件的支配，人生只重物質欲望的要求，換言之，只要大家肚皮一裝飽，則萬事如意，天下太平。無政府主義也對於他的理想偏於經濟方面的解釋，以爲只要做到「各盡所能，各

取所需一的地位，便算滿足了人生的理想。集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都未免把人類看得太簡單了，生活看得太機械了！人類不只是一個餓了要食，渴了要飲的機械，他還有喜怒哀樂愛惡這一些情感，明白言之，他不但有物質的生活，而且精神上的生活還更重要一些。孟子把這個意思說得最清楚。他道：『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所以我們常以爲中國儒家所說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道理不是講唯物史觀的人所能了解得到的。人生不是死板的，隨着環境與習性得過且過便算了，他時時都有一種願欲，一個要求。所謂「一生之欲求」(Vouloir-Vivre)是軀長增高，無時或已；而且精神上的欲求比物質上的欲求還急迫得多！一個人精神上無所系屬或有所需要，往往雖有美食，不能下咽，雖有華屋，不能安寢；因此食前方丈，席豐履厚的人常常羨慕坐樹蔭下吃黑麵包的人之樂爲不可及；人生苦樂的懸殊或大半在此面不在彼例！

執此義以推理，然後是凡精神上對事物倫理上的主張便有了他的真實的根據地，而爲經濟史觀的論調所不能動搖得到。試略舉一個實證來說：

歐洲人的物質生活總比中國人豐富多了，歐洲一個工人每日的享用遠過於中國的繙紳。以歐洲人比較中國人，真可謂特別有生之可樂，該當是特別惜死之可也！然而每逢國家有了外患，或被人凌辱，或被人侵犯，則歐洲人無論英、法、德、意那一國的國民皆不能一日安於故常，很規律而且熨貼的一日三餐，很溫柔而且美麗的少妻稚子，沙發椅何等的舒適，比雅樂何等的悅耳，皆一旦捨去而不顧，置身戰壕，飽受炮彈，十人而九死，懷唯物思想的人看見這種情形必定很詫異道：何苦來！何苦來！無以爲解釋，則仍以其唯物主義的態度，而推論此不過